



凉州印象

东山(太白湖新区)



昨夜九点多,我们到达武威市区。夜里的凉州城,看不出什么所以然,只觉风是干爽的,带着沙地与绿洲交界处特有的、微凉的尘土气,扑面而来。早上起来,天是那种又高又远的蓝,澄澈得像一块凉沁沁的青玉。早饭后便直奔鸠摩罗什寺去了。

寺是安静的。或许是我们来得早,香客尚稀。跨进寺门,将俗事关在身后,仿佛一步就踏入了另一个时空。院落算不得十分阔大,却也深邃。阳光透过苍古的松柏,筛下明明灭灭的光影,洒在青砖地上,像一些闪烁不定的偈语。那殿宇的翘角飞檐,在碧空的映衬下,划出静穆而优美的弧线,带着一种历经劫波而不倒的从容。

我的脚步,最终停在了那座罗什寺塔前。塔是八角十二层的,砖木混合,形制挺拔而古拙。它就那样静静地矗立着,不言不语,却仿佛是这个院落,乃至整个凉州城的魂灵。我仰起头,看着塔尖那一点,直指着无垠的苍穹。一千六百多年

前,那位为法忘躯的三藏法师,从龟兹一路行来,驻锡此地十七年之久。导游的话,此刻又在我耳边响起:“此地是陆地上的马六甲,河西走廊的咽喉,五凉的古都……”是的,凉州,武威,名字里便含着汉家天子“武功军威”的赫赫气派,曾是古丝绸路上最繁华的都会。

离开寺庙,坐上离去的汽车,凉州城的轮廓在后视镜里渐渐模糊、缩小。来时是黑夜,未曾看清它的面容;去时在白天,却也只能带走一个朦胧的影子。心里并无太多的感伤,只是沉甸甸的,像是装满了历史的黄土。这一眼的凉州,不是杏花春雨的江南,是骏马秋风的塞上;它的美,是沉淀下来的,带着黄土的朴拙与风沙磨砺过的苍劲。

车子飞驰,窗外是无垠的田畴与远处隐约的山峦。我回过头,想再看一眼,却只见天地茫茫,那座塔,那座城,都已隐入时间的烟尘里,看不真切了。唯有那份苍茫的、厚重的感觉,久久地萦绕在心头,不肯散去。



石门秋韵寄尚任

文泓(曲阜市)

今年的秋,来得似乎特别早。才过寒露,山下的暑气尚未散尽,石门山上的秋意,却已浓得化不开了。

过入胜桥,沿石阶缓缓上行,山风轻拂。漫山遍野的槐树、黄栌、柿树、枫树与紫藤,在山石间高低起伏,俯仰生姿。再往上,便望见一座始建于宋明时期的石门寺。此寺又称“玉泉寺”,深藏于幽林蔽日之处,需再攀登五十多级石阶,方能抵达正南门。寺庙被四周浓郁的秋色环抱,碑刻石像、神龛龙柱默然肃立,环境格外清幽。

自石门寺向西北行约一里,在胜涵峰北侧陡峭的山崖上,临坡立着三间明清风格的屋舍,朱门碧瓦,简洁雅致——这便是清代大儒孔尚任曾隐居的“孤云草堂”。站在秋风萧瑟、松涛阵阵的山坡上,远眺连绵群山,近观静寂石像,我仿佛穿越千年时光,想起了草堂的主人——孔尚任。

二百七十多年前,或许也是这样,年届而立的孔尚任因科举再度失利,在孤寂落寞中选中这片山林,叠石结庐,闭门谢客。他在此研读诗书,整理典籍,钻研乐律,也开始了《桃花扇》

的最初构思。朝看云起,暮听泉声,日子如流水般平静。然而,在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心中,总藏着一个“心怀天下,兼济苍生”的梦。因此,在隐居四年后,当康熙皇帝南巡归京,途经曲阜祭孔,衍圣公孔毓圻推荐孔尚任御前讲经,他深得赏识,不久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。然而,官场终究不似山林的逍遥无拘。最终,他仍因《桃花扇》中“借离合之情,写兴亡之感”的思想触犯清廷忌讳,被莫名罢官,黯然离京。

暮年归来,他再度回到这片山林。当年的草堂或许依旧,心境却已不复从前。石门山的秋色依然,枫叶仍红,泉水仍清,可看山的人历经沧桑,已到了“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”的境地。多少个草虫唧唧的秋夜,他独坐草堂,听屋外秋雨敲窗,梵钟袅袅,回顾半生风雨、一世起伏,而后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夕阳西下,我踏着落叶缤纷的小径缓缓下山,脚下沙沙作响,仿佛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脉络上。回首望去,孤云草堂渐渐隐于苍茫暮色之中,唯有那满山秋色,依旧鲜明绚烂,深邃悠长……

真切地亲吻这个世界

张鲁豪(聊城大学东昌学院)

凌晨四点,川端康成在梦中醒来时,邂逅了仍未睡觉的海棠花,写下了《花未眠》。他慨叹道:“自然的美是无限的,而人感受美的能力却是有限的。”正是这有限与无限之间的鸿沟,让他从一朵海棠中领悟了生命的意义——“如果一朵花很美,便要活下去。”

川端康成邂逅未眠海棠的瞬间,是自然之美与生命感悟的悄然相拥。千百年前的苏东坡,也是在夜游的瞬间,寻得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回响。苏子曾几次夜游赤壁矶,写下了“赤壁三绝”(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)。他说:“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”在他人生的后半程,他无数次从夜游赤壁的回忆中汲取力量,一次又一次地坚定了豁达面对荣辱沉浮的心志。

赤壁的涛声沉淀成苏东坡心中不灭的底气。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尘烟,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旅途,却总忍不住为岁月的匆匆流转心生喟叹。百年的人生真的短暂吗?或许并非人生本身短暂,而是因为回忆将

它压缩成了几个永恒的瞬间,如白驹过隙,忽然而已。我们所能记住的,也便是这几个瞬间,那是一段段人生的总结,或有苦涩,但更多的,是甘甜。

当我漫步在东湖边,当我行走在玄武湖畔,那灵动的水光映入我的双眼,像是一双温柔的手抚摸着心灵,心中便烙下了如此的瞬间,从而感叹:人生真好!是的,仅仅需要如此,我便得到了满足。我亦贪婪地索取美景,正如东坡所言:“物与我之无尽藏”。像是奔向原始森林,贪婪地呼吸新鲜的空气;像是漫步在山峦之巅,想要尽收天下的奇观。我还想去往某处海边,无尽的海洋总能勾起人们探索自然剩余秘密的无尽欲望。

由这样那样的瞬间得到的满足,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我是世界的一员。我幡然惊醒:我真切地亲吻了这个世界。于是,我在这个世界里得到沉静,没有了障眼的迷雾。我的心情敞亮起来,因为我曾真切地触摸到了这个让我无比热爱的世界。

冬天里的那些事

张振建(任城区)

很多年前,有位作家写了一部非常受欢迎的小说,叫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。冬天来了,我也萌生了写点东西的念头,就写写冬天吧!题目不妨来个“拿来主义”,名曰《冬天里的那些事》。

此时的天气虽还谈不上肃杀,但一阵寒潮袭来,亦是万木凋零,落叶簌簌而下。岁月倏忽,往日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,而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的冬天。

回想童年与少年时期,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大集体的组织形式紧密相连。白天,大人们听着生产队里的“铃声”信号,统一到队部的大槐树下集合,由队长分配农活。那时的农活,多是平整土地、维护水利设施等农田基本建设;偶尔,或隔上几年,也会参加上级组织的农田水利大会战,诸如建水库、挖河清淤等。而这样的“大会战”对我们小孩子来说,最期待的莫过于大人们偶尔能带回一点荤菜,让我们也打打牙祭,解解馋。

下雪,是冬天最显著的标志。

冬天的雪很有讲究,可分为零星小雪、小雪、中雪、大雪和暴雪。零星小雪与小雪并无明显界限,雪花如细盐粒,碎碎的,风一吹,未及落地便化了。以我当时的认知,中雪便可谓纷纷扬扬了,能勉强覆盖地面,但凹凸之处仍会露出泥土的底色。大雪与暴雪则是另一番景象,风雪交加,气势磅礴。风裹着雪,雪乘着风,铺天盖地,打着旋儿、拧着劲儿,天地间一片迷蒙,让人睁不开眼。用“鹅毛大雪”或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来形容,也毫不为过。若下得久了,地上便积起厚厚的雪毯,能没过脚踝,人走上去,留下一串串脚印——那是大地的图画,是水墨中的音符。踩在上面,仿佛能听见春天渐近的脚步声。

你看,这小时候的冬天,是不是生趣盎然?童年、少年啊!那是追梦的季节,我们在每一个冬季里,都真切地听见并坚信着春天的脚步。以至于到现在,那冬日里的光与影,那些传奇般的旧事,还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熠熠生辉,未曾磨灭。